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特征探析

司晓宏, 侯 佳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澳大利亚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继出台了旨在提升高等教育地位、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高校国际竞争力、推动高等教育服务产业化等一揽子改革计划。这些改革计划和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 澳大利亚; 高等教育; 特征; 启示

中图分类号: G6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4203(2012)03-0102-08

On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SI Xiao-hong, HOU Jia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Australia is a big country of higher education as well as a powerful country of higher education. Since entering the new centur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taken a package of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reform higher education, such as, releas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important position, expanding the autonomy of running the university, enhanci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romoting the servi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dustrialization. These reform programs and measures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effects, which is useful for us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Australia; higher education

2011年10月至11月,笔者参加了由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主办的大学校长赴澳大利亚海外培训班。在此期间,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了澳大利亚近10所大学和相关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其高等教育的基本状况和运行过程有了较为直观地认识与了解。现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和趋势述略如下。

一、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概况

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交界处,其面积为780万平方公里,可谓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全澳由六个州(昆士兰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塔斯马尼亚州)及两

* 收稿日期:2012-02-07

作者简介:司晓宏(1961—),男,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管理研究;侯 佳(1984—),女,山西太原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个领地(北领地和首都特区)组成,人口约为 2250 万(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31 日)。^[1]其中,85%的人口生活在沿东海岸的海岸线上。近十多年来,澳国的中国移民人数激增,华裔居民已逾 30 万,大部分聚居悉尼(Sydney)、墨尔本(Melbourne)等大城市。澳大利亚人口来源多样化,政府奉行多元文化政策,不同的民族都能和平友好相处。澳大利亚属于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其 GDP 总量为 122 万亿美元,人均 GDP 排世界第 6 位,^[2]快速的经济增长使澳洲居民的生活非常舒适。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沿袭英国模式和脉系。二战前,澳洲高等教育总体水平并不高,国际影响很小。二战后,伴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知识经济的兴起,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澳大利亚不仅是高等教育大国,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全澳共有 37 所公立大学,2 所拥有自我认证资格的私立大学,4 所拥有自我认证资格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 100 多所非自我认证类高等教育机构及一所外国大学的校区。2011 年在校大学生总数为 114.271 万人,其国外留学生约 25 万人。^[3]目前,澳大利亚的大学规模和数量虽然不是世界前几位,但是相对其 2000 多万的人口总量,其高等教育规模已相当巨大,国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已占总人口的 34%(仅次于美国的 36%,中国仅占 8.9%)。^[4]

澳大利亚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丰富、人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因此非常重视高等教育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高等教育质量被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据英国 2011—2012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大学排行榜的报道,澳大利亚有 2 所大学跻身世界前 50 名,4 所大学位居世界前 100 名,7 所大学进入世界前 200 名。7 所大学是:墨尔本大学(名列 37 位)、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名列 38 位)、悉尼大学(名列 58 位)、昆士兰大学(名列 74 位)、莫纳什大学(名列 117 位)、新南威尔士大学(名列 173 位)、西澳大学(名列 189 位)。^①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瞄准了亚太地区庞大的教育市场,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相继出台了旨在增强大学自主权、提高大学国际竞争力和推动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产业化的一揽子改革计划。以提高大学国际竞争力为例,自 2002 年以来,澳大利亚大学海外留学生数量急剧增长,此举既扩大了其国际影响力,也为学校带来了丰厚的办学收入。澳国总人口虽仅占全球的 0.3%,但其国际学生比例却占全球的 9%,占全澳学生的 24.2%,远高于英国的 11.3%和美国的 3.5%。^[5]2011 年,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带来的学费收

入高达 180 亿澳元。^②如新南威尔士大学有 175 个国家的 0.9 万名留学生;卧龙岗大学学生总数为 2.1 万名,其海外学生达 0.5 万名(35%来自中国);麦考瑞大学全校学生为 3 万名,留学生占 28%;昆士兰大学全校 3.8 万名学生中 1/6 是海外学生。近年来,澳大利亚大学把招收留学生的重点越来越放在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上,使留学生培养层次渐趋提高。澳大利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朱莉娅·吉拉德明确指出:“需要研究进一步吸引更多攻读高学位学生和科研型学生来澳,这些学生对于推动澳大利亚科研发展、提高澳大利亚教育体系国际地位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满足了澳大利亚因人口基数小而导致的基础科研后继乏人的现状”^③。

二、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教育现代化水平非常高。有以下几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1. 把高等教育发展视为国家头等重要的产业

(1) 视高等教育为第一国防,主张培养有技能的民族。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清晰意识到国民素质提升和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之于国家发展和存亡的重要意义,因此从巩固国防、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确立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澳大利亚政府于 2002 年出台了旨在增强大学自主权、提高大学国际竞争力和推动高等教育服务国际化、产业化的一揽子改革计划,藉此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联合会主席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明确提出:“教育是国家的第一国防”,从目前国际竞争的格局和澳大利亚国力的实际现状出发,“澳大利亚必须通过高等教育培养有技能的民族”。^④

据国家高等教育改革一揽子计划,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各高校必须面向新形势重新厘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规划。各高校从国家利益和自身发展出发纷纷响应,制订或修订未来的发展规划,重新考量学校发展定位、目标、路径和策略,力图以此明确未来学校发展的方针和行动指南。澳大利亚各高校都高度重视战略规划制定,每所学校都能看到十分清晰的目标(purpose)、使命(mission)、愿景(vi-

sion)等,其定位准确、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特色鲜明。学校还通过上下互动和沟通机制,要求每个学院(系科)、教师和员工都要熟知、熟记和认同学校规划,据此厘定自己的院系规划、部门规划和个人规划,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丝丝相衔的规划体系和目标链。整个学校管理过程中,把美国管理学家戴明(Deming N. E)所提出的“PDCA”(管理过程应由Plan/Do/Check/Action,即计划/实行/检查/执行四个基本环节构成)理论扎扎实实运用于学校管理和运行的全环节。^[6]

(2)坚持大学公立,主张政府主办高等教育事业。

办学体制上,澳大利亚沿袭英国传统,把高等教育看成准公共产品,全部由政府主办。澳大利亚 37 所公办高校中,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由联邦政府主办外,其余均由州政府主办,并坚持“谁主办、谁投资”的原则。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家投资主要来自州一级政府。目前,澳大利亚公立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政府年度财政拨款;二是政府每年立项的科研经费;三是社会惠赠和赞助收入;四是学费收入。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澳大利亚大学的经费来源几乎完全依赖政府拨款,之后政府拨款占办学经费总收入比例逐年减少,目前不足 50%。近年来,澳国财政投入在高等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虽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留学生的学费收入比例逐年提高),但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总量仍呈上升趋势。如按联邦政府规划,到 2012 年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将提升至 130 亿澳元。澳洲大学联盟(Universities Australia)对联邦政府此高等教育预算方案表示支持,认为预算中的相关措施为高等教育提供了“稳定和保障”。澳大利亚政府还通过“持续卓越研究”(Sustainable Research Excellence)项目,解决大学的科学研究经费,计划到 2015 年,政府为大学科研提供的拨款将从 2010 年的 8500 万增加到约 3.54 亿,增幅近 4 倍。

澳大利亚政府干预高等教育的重要手段就是依靠拨款。澳大利亚用经济手段实现国家大学举办者意志的典型例证是 1987 年联邦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大学合并举措。该政策规定一所大学要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才能拿到政府划拨的教学经费,招生达到一定数量才能拿到政府所划拨的科研经费和综合补贴。对许多规模效益较小的大学来说,达不到基本要求就意味着无法继续生存。对于规模较大的学校来说,不达到联邦规定的招生规模,也会失去一笔很大的科研经费和综合补贴。澳政府此项干预举措收

到了明显效果。1988 年澳国共有 29 所大学、46 所学院,至 1994 年,在此政策牵引下,全国高校合并为公立大学 36 所、私立大学 2 所及具有特殊专业的学院。这 70 余所高校合并成了今天的 39 所大学。

(3)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举,高等教育成为国家第二大支柱产业。

在坚持大学发挥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澳大利亚将高等教育作为产业来办,并使其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最初,畜牧业为澳大利亚的第一支柱产业(主要为羊毛及奶制品出口),之后采矿业迅速崛起(中国为其主要输出国),21 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迅速崛起,分别成为继采矿业后的第二和第三大支柱产业,发展势头大有超过采矿业之势。在高等教育产业战略中,澳大利亚主要是发展海外留学生。如 1971 年,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只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 1%,2001 年留学生比例达到了 20%(该年澳大利亚在校大学生 90 万人,其中海外生为 18 万人)。近几年,澳大利亚海外留学生数量以每年平均 10% 的幅度递增。据调查,海外留学生普遍占总学生数的 15%—25% 左右,个别学校高达 30%。如澳大利亚最古老的大学——悉尼大学虽慎言招收海外生,认为这样办学会有风险,并认为大学办学国际化的更高意义在于增强和促进文化交流。即便如此,其海外生仍占很大比例,全校 4.5 万名学生中,海外生有 0.8 万名,中国学生有 1790 名。

澳大利亚许多大学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跨境合作办学关系。如悉尼大学与我国大学签订的合作协议达 25 项之多。据调查,堪培拉大学与我国 9 所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此外,澳大利亚还大力发展以网络教学为主要手段的远程教育,并藉此招收大量海外留学生。如以远程教育为鲜明办学特色的纽卡斯尔大学,其网上海外学生已占其学生总数的 50%。

2. 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

(1)办学标准国际化,向世界一流大学看齐。

澳大利亚大学奉行多元文化并存的价值准则,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澳洲大学的国际化,一方面体现为大量招收海外留学生(近年来海外学生数量逐渐向硕士和博士层次延伸);另一方面体现为非常注重在教师和管理队伍层面积极吸纳国际元素,主张在开放背景下、在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中促进大学朝国际化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大学国际化特征更重要的体现在其在办学理念上,要求学生有世界眼光,要求教师员工做

世界公民。遵循这一理念,澳洲各大学十分重视与世界各国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重视给教师和学生提供更多参与国际交流尤其是学术会议、论坛和访问的机会。学校战略规划文本中均明确阐明了办学目标的国际化定位问题,扩大学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鼓励教师对外发表学术研究成果,鼓励教师到海外任教,鼓励员工和学生通过国际化手段获取更多信息和资源等。这种国际化的办学视野和方向,使澳洲大学普遍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互补性,不仅增强了大学的发展动力,而且为其融入和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奠定了良好的文化视域和学术背景基础。

(2)人才引进国际化,在全球范围网罗优秀师资。

澳大利亚大学从校长到教授都是在世界范围内招聘。通过招聘顶尖学术领军人才和管理人才,使澳洲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保持与世界同步,并置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目前,澳大利亚吸引了数以万计的非本土人士在其大学供职和工作。教职工队伍中,外籍人员约占25%,教学科研人员中的比例更高。在各学院(faculty)和各学系(school)的院长和系主任中,外籍人员占25%—30%左右;学校高层领导层面,外籍人员占15%—20%左右。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能在较短时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多所大学能够进入世界百强,与其在全球范围内广延人才的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悉尼大学成立有类似“猎头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⑤,其职责是在全球范围内搜集优秀人才的信息资料,一旦发现合适人选,便主动联络和接洽,设法引进和吸纳。澳大利亚高校着力发展自身的独特优势,包括强化与欧美国家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传统联系,建立人才招聘和使用一体化的整体环境与体系;扩大在亚太地区重要国家的学术影响,建立广泛接触与联络,在这一过程中网罗和吸引亚太地区的优秀人才。澳大利亚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文化上,它属于欧洲国家;地理上,它又处于亚太地区。这使得澳大利亚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在全方位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具有人才资源开发的巨大便利和广阔空间。一方面使自身的高层次人才通过保持与国际上先进高校的密切交往而始终居于国际学术前沿;另一方面又使得国际学术界的高水平人才有更多机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校园。这正是其留学生多和教师队伍中外籍人员比例高的原因所在。

(3)学术研究国际化,瞄准世界前沿。

澳大利亚鼓励其政府职员、科研人员和商业人士之间开展多层次合作,有良好的鼓励科研合作开发政策。先后成立了许多科研机构 and 单位,统称合作研究中心(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s Program,简称CRC)。目前全国有67个合作研究中心,几乎每个中心都是众多单位的结合体。参与单位有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及企业等。每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有200万澳元的财政支持。此外,每个合作研究中心每年还从大学、研究所、企业得到大约200万澳元的科研经费支持。合作研究中心吸引了世界各国许多优秀人才为澳大利亚的科技发展服务,强化了科技与经济间的结合。合作中心既是人才的聚集地,又是科技成果孵化和生产基地,已成为澳大利亚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合作研究中心计划的实施,有力提升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创新能力,加速了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从世界各国吸引人才促进本国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

澳大利亚大学致力于提高科研水平,在摸清本校各学科科研水平在世界排名状况的基础上,积极选择攻坚方向和领域,招募领军人物和学术骨干。为吸引和激励科研人才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各大学均设立了特别的评价体系和薪酬、休假制度,使高层次科研人员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地从事研究;为加速年轻教师成长,各大学普遍为申请课题的年轻教师提供辅导和培训,对新进科研人员实行每次三周、每周三次、每次三小时的培训,还设立了科研合作奖、科研发展奖及种子基金,以促进年轻科学家脱颖而出;为加快和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化,各高校允许高水平教授及专家利用成果办公司,产权收益归学校和课题组。

3. 人才培养模式凸显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1)教育理念中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置于突出位置。

澳大利亚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显著特色是通过多种卓有成效的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学习过程中,强调对学生创新精神的激发和创造力的培养,即使常规的课堂教学,也是以探究性、研究性、创新性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在课堂上更多讲授的是思路和方法,极少灌输具体的知识。教学过程的基本形态是学生自主作业、自主设计、自行探究、自我学习。课堂讨论、案例讲解和思考分析等是常见的教学组织形式。考试方面,一般采取闭卷考试与综合作业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综合的作业训练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澳大利亚高校为学生设立了各类服务中心,但重点放在引导学生自主管理、自主服务、自主创新上,鼓励大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科研和教学等活动,强化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创新意识。

(2)人才培养模式彰显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培养。

澳大利亚大学奉行的是“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因此非常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课堂教学中尽量避免“教师滔滔讲,学生默默听”的千篇一律的讲授,更多采用的是课程学习、模块学习、小组讨论、课堂研讨、自主作业、自主活动等方式。这样能顾及每个学生的学习志向、兴趣、特长及个体差异的学习需要。教师角色从学习的主导者转变为学习的促进者和指导者,重在“授人以渔”。在日常校园文化活动中,鼓励学生彰显个性,展示风采,树立批判意识,自由而个性化地发展。澳大利亚大学绝少有专门的德育课程,但他们却明确主张德育应该像盐(Salt)溶于水一样,融化在学校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寓德育于教学之中、管理之中、服务之中、环境之中。^[7]这正是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德育工作境界。在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学生的个性化程度和社会化程度均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和谐发展。

(3)教学过程中强化教学实践环节。

澳大利亚大学一方面注重常规教学过程中的实践环节,即以实物、案例、模拟教学、参观、见习、实验、实习等方法开展教学。另一方面,学校十分重视与企业密切合作,安排各类学生暑假到企业进行工作或实习,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实践,以实践为师。这样也使学生把学到的知识、方法带到了企业,既服务了企业发展,又促进了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4)教学环境设计上重视非正式学习空间建设。

“非正式学习空间”(Informal Learning Space)是一个与正式学习空间相对的概念。正式学习空间主要是指学校为学生正规学习而设立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室等。非正式学习空间是指在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办公楼及校园的各个角落修建的十分方便学生自由学习、自由讨论、自由活动的学习设施与场所。约翰·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从认识论角度阐释了学习自由的内涵,他认为学习自由包括学生选择学什么(选择课程)的自由、决定什么时间学和怎样学的自由,以及形成自己思想的自由。^[8]澳大利亚大学给了学生这种学习空间上的自由。如悉尼大学在室内建筑中,都设有既供学生休闲又供学生自由学习的沙发和凳椅,小卖部、轻型餐厅、咖啡厅等随处可见。在非正式学习空间,学生既可以

看书、上网、讨论等,也可以吃东西和聊天。这为学生提供了十分宽松、自由、便捷的学习条件。2009年悉尼大学有这样的座位1000个,2011年则达到了4000个,2014年计划达到6000个,使非正式学习座位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由现在的5%上升到10%。“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开拓,为学生自主学习和自由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具有良好的效果。此外,支持这种非正式学习空间的是遍布校园的无线网络和计算机终端。悉尼大学超过70%的课程建有课程学习网站,通过网站将正式学习与电子学习结合起来,还有5%的课程完全通过网络或远程学习。学生服务中心还开发了60多种语言的相互转换显示服务,使留学生可以在网络上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查阅资料与学习。同时,学校还加强有关实验技术的网络建设,使传统实验的空间大大拓展,极大提高了学生对传统设置之外的技术的了解。

4. 大学办学模式多样化并呈现高度自治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虽以政府举办为主,但其大学内部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则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并具有高度的自治性。据调查,几乎所有澳州大学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模式、校风校训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既百舸争流、独树一帜、各领风骚,又能体现高等教育的本质范式与基本规律。概括起来,澳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1)推崇企业模式,坚持特色发展。

澳大利亚大学崇尚现代企业的运作方式,使高效管理理念深入人心。这种企业管理模式渗透在大学的方方面面。要求员工有时间观念、效率意识;有竞争意识,奋勇争先;参与学校和学院管理的基本过程,为学校多做贡献;认同大学的价值观并为之不懈奋斗。在教职工考核评估、职务晋升和薪酬薪级等方面,把企业管理绩效原则纳入其中,以职工的才干高下和贡献大小作为依据。

澳国政府在大学管理上,始终坚持大学自主发展、自由发展和特色发展的原则,尊重大学的个性,不设统一模式,不对大学的发展目标、战略和定位等发表评论和干预。政府只督导大学负起责任,规范运行,努力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政府只对大学的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不干预大学运行的具体过程和内部事务。由澳大利亚政府设立的、主要靠政府经费运行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监督署的成立及其运作方式就是其突出一例。

(2)重在激发潜能,实行客观评估。

澳大利亚大学实施注重激发员工潜能的人力资

源开发战略,如悉尼大学对员工的评估引入了“相互问责”(Mutual Accountability)理念,即大学是一个学术社团,社团所有成员并非各自独立、各自为政、互不关心,而是一个为了实现大学宏伟愿景和战略目标结成的相互合作、相互问责、共同努力的有机整体。该理念的引入,改变了过去那种旨在发现员工缺点和问题的考核理念与评估方法,而侧重于在考核评估过程中鼓励领导与员工沟通对话,以识别和激发员工的潜在力量与天赋,为其设计发展规划、提供发展机会、搭建发展平台,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宜的组织制度和工作环境保障。

(3)坚持大学自治,崇尚与时俱进。

坚持大学自治是澳大利亚大学管理的显著特色。根据澳大利亚的教育法律,各大学普遍拥有四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一是校长在法律范围内有管理学校的自主权;二是大学在办学目标和方向的厘定上拥有自主权;三是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拥有自主权;四是大学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拥有自主权。这种自治原则的确立,使各大学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开设、教学内容、科研领域等方面均呈现极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个体差异性特征。

在坚持大学自治的同时,澳大利亚大学崇尚与时俱进的理念,注重根据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对大学的发展战略和步骤做出适时调整,以确保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能紧跟时代步伐,引领社会发展。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大学合并政策,这一举措虽使多数大学办学规模扩大,社会影响力提升,但也出现了多校区带来的诸多管理问题。^[9]为应对这一变化,有的大学采取各校区高度自治的多校区联邦制管理模式或松散的网络化管理形式,一些大学则进行实质性整合,采取统一集中的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种灵活自主的政策,尊重了各大学的校情和实际,有效解决了多校区办学带来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5. 大学内部管理高度的科学化和精细化

澳大利亚大学内部的管理不仅呈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而且各项工作的管理都极为细腻和精致,呈现出鲜明的精细化和集约化管理的特征。

(1)管理层级清晰,责任分工明确。

澳大利亚大学内部管理层级十分清晰,分工异常明确。以悉尼大学的学生管理工作为例,该校无论从办学理念上还是教育教学实践上,已将学生事务管理视为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其视为增强大学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学校非常

重视学生事务组织机构的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投入,建立了层级清晰、机构健全、职能明确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从纵向看,该体系由分管副校长→学校机构→分属机构→服务项目经理组成,层次链条明晰,业务边界清楚。与我国大学不同的是,悉尼大学学生事务管理的职责和资源主要集中在学校层面,没有过多向学院层面分流,即学院一般没有管理学生事务的专职人员。学生中心、学生服务部、国际办公室、市场推广与招生部四个大学层面的学生事务部门及其分属的20多个三级机构,均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工作。这种集中管理和运行模式,有利于对学生事务进行明确分工,更有利于各项学生管理事务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学生事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发展,从而确保学生事务管理与服务的专业化、精细化和集约化。

(2)管理职能面宽,服务功能齐全。

以悉尼大学学生管理工作为例,其学生事务组织机构的职能覆盖了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娱乐的方方面面及可能涉及的所有事务。由于这些机构被细分的依据是“具体事务”,如残障学生支助、居住服务、国际学生心理咨询、公正公平咨询与法律服务、数学学习、学务指导、就业服务、注册服务、成绩管理、健康服务、宗教服务等,使得学生事务管理系统的功能非常全面和细致。同时,这种机构设置的情况也表明,学生“具体事务”在大学里备受关注,“学生为本”、“服务为本”不仅体现在办学理念层面,更体现在无微不至的实际工作层面。^[10]

(3)管理人员素养高,专业化程度强。

澳大利亚大学中管理人员的素养很高。以学生管理工作为例,从事学生事务管理工作的许多领域,如心理咨询、职业辅导、司法服务、校园危机管理、残障人支助、健康服务等,均有严格的行业标准和从业人员准则,接受本行业和联邦政府、州政府有关评估部门的评估及广大学生的监督。在悉尼大学,其学生事务机构中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普遍达到了专业化水准。招聘新进人员的起点一般应有研究生学历,并具有相应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一些特殊的管理和服务领域,更有法定专业资格要求,如从事心理咨询的人员必须是注册心理咨询师、从事法律帮助的人员必须是注册律师、提供健康服务的人员必须是专业医师等。悉尼大学职业中心还聘用企业高管人员从事学生就业咨询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服务。管理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确保了大学内部各项事务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准,也使精细化、集约化管理的实施具备了基础。

三、借鉴与思考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镜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先进之处和成功经验,其对我国当前推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以下启示:

1. 进一步创新教育观念,完善发展战略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澳大利亚政府为应对学习型社会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家战略中明确把高等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提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产业化,加快研究型大学发展,增强大学办学自主权,实行大学教育质量审计等一系列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理念和新举措。上述理念和举措使其高等教育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大学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显著提升。比较而言,近 2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虽有长足发展、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教育质量显著提升,但从国际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办学水平还不高、核心竞争力还不强,尤其是先进教育理念还有待进一步生成和更新。因此,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深化改革仍是我国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的时代课题。当前应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为契机,进一步突破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思想藩篱,使高等教育在先进理念的引领下、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获得健康快速发展。^[11]

2. 扎扎实实地推进“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工作

澳大利亚从法律上为大学提供了宽松的自主办学空间,学校在办学目标、招生规模、人员编制、经费筹措、教师聘用以及学科、专业和学位点设置等方面,均可独立确定,从而使大学保持了较大的发展弹性与张力。这一点亟需我们学习和效仿。《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认同的新型关系。”^[12]指出政府及其部门要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完善监管机制,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保障学校充分行使办学自主权和承担相应责任。我们认为,目前亟需抓好此项改革的推进与落实。当务之急,一是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进一步确立高等院校的独立法人地位,扎扎实实扩大办学自主权;二是各高校按照教育部新近颁发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教育部第 31 号令)的精神,抓紧大学章程的制定和施行,以完善大学法人内

部治理结构。

3. 继续扩大开放,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国际化进程

推进国际化办学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向和趋势。此举既增强了澳国的文化软实力,又为高等教育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还带来了丰厚的办学收入,可谓一举多得。借鉴这一经验,应大力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步伐,既要让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融入世界;又要让世界高等教育走进来,融入中国。目前,亟需从“被动国际化”走向“主动国际化”,从“低层次国际化”走向“高层次国际化”,从“局部国际化”走向“整体国际化”。^[13]具体来讲,首先,应鼓励高校更多参与和举办国际重要学术研讨会,推动与国际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和信息沟通,在这一过程中努力提升我国大学学术成果在世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应加强国际性课程建设,设置更多与国际前沿接轨的课程,更多选用外国英文原版教材和课程体系。再次,坚持教育和文化输出战略,采取措施大力扩招海外留学生来华学习或攻读学位,积极办好海外孔子学院。最后,要打破师资聘任的封闭性模式,积极推进面向海内外的开放式聘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优秀人才来我国高校从教乃至担任校长、院长等领导职务。

4.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澳大利亚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突出特色,就是通过多种卓有成效的项目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际研究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即使在常规的课堂教学中,也是以研究性和自主性学习为主。这种教学模式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我国高等教育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要重视启发式教学、研究性教学和学生的自主性学习,重视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造潜能的开发,大力加强教学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14]

5. 促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创新,激发办学活力

从澳大利亚大学的经验看,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是一所大学走向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工作方针。^[15]我国高校应借此东风,不断强化创新意识,加大改革力度,让大学在与时俱进、持续不断的变革与创新中与世界保持同步,并赢得发展先机。为此,必须不断推进

大学办学理念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考试和招生制度创新、管理方法创新、大学文化与精神创新等。目前,尤其要注意营造开放包容、进取创新、宽松和谐的大学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

6. 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切实办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当前应确实像《教育规划纲要》所指出的那样,把提高办学质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力争到2020年,使高等教育的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努力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16]为此,一要改进和完善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监管和评估机制,并强化社会对大学的问责与评估制度;二要引导高等教育把工作的重心切实放在扎扎实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上,坚持以内涵发展为主,以质量提升制胜;三要在大学内部管理模式上引导社会介入和学生参与机制,使社会、家长和学生直接监督和参与高等院校的质量管理。

注释:

- ① 依据2011—2012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大学排名前200强名单(网址:<http://goabroad.xdf.cn/201110/921584.html>),澳大利亚大学在国际排行榜的位次最近几年有所下滑。如2007年11月《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澳大利亚有8所高校居世界百强之列。时隔4年,已有4所高校跌出百强之外。这种状况一方面与世界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大学近年来过分注重招生规模扩张而忽视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主观因素有关。
- ② 数据来源于“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第43期澳大利亚班”澳方提供的课程资料,文中其他未注明出处的数据均来源于此资料。
- ③④ 来源于“高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第43期澳大利亚班”澳方提供的课程资料。
- ⑤ “猎头”英文词 Head Hunting,是国外流行的人才招聘

方式,香港和台湾把它翻译为“猎头”,意指“网罗高级人才”。高级人才委托招聘业务又被称为猎头服务或人才寻访服务。专门从事中高级人才寻访的中介公司往往被称为猎头公司。

参考文献:

- [1] 净移民数量骤减,澳洲人口增速明显放缓[EB/OL]. (2011-06-26). <http://news.cntv.cn/20110626/101330.shtml>.
- [2] 2010年世界各国GDP及人均GDP排名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EB/OL]. (2011-01-2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6ba4c90100q3il.html.
- [3]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EB/OL]. (2011-11-30). <http://www.deewr.gov.au/HigherEducation/Publications/HEStatistics/Publications/Pages/Staff.aspx>.
- [4] 丁丽军.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性改革新举措概述[J]. 中国成人教育,2010,(8):141-142.
- [5] Australian Government[EB/OL]. (2011-07-01). <http://australia.gov.au/>.
- [6] 司晓宏. 教育管理学历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73.
- [7] 司晓宏. 面向现实的教育关怀[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6.
- [8]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5.
- [9] JINGNA S. Overview on the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in Australia[J]. Distance Education Journal, 2006,(5):12-15.
- [10] 刘献君. 高等学校个性化教育探索[J]. 高等教育研究,2011,(3):1-9.
- [11][12][15][1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Z].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13] 张世专.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优质资源概述[J]. 中国大学教学,2006,(8):56-61.
- [14] 马廷奇,张应强. 学习自由的实现及其制度建构——兼论创新人才的培养[J]. 教育研究,2011,(8):50-54.

(本文责任编辑 骆四铭)